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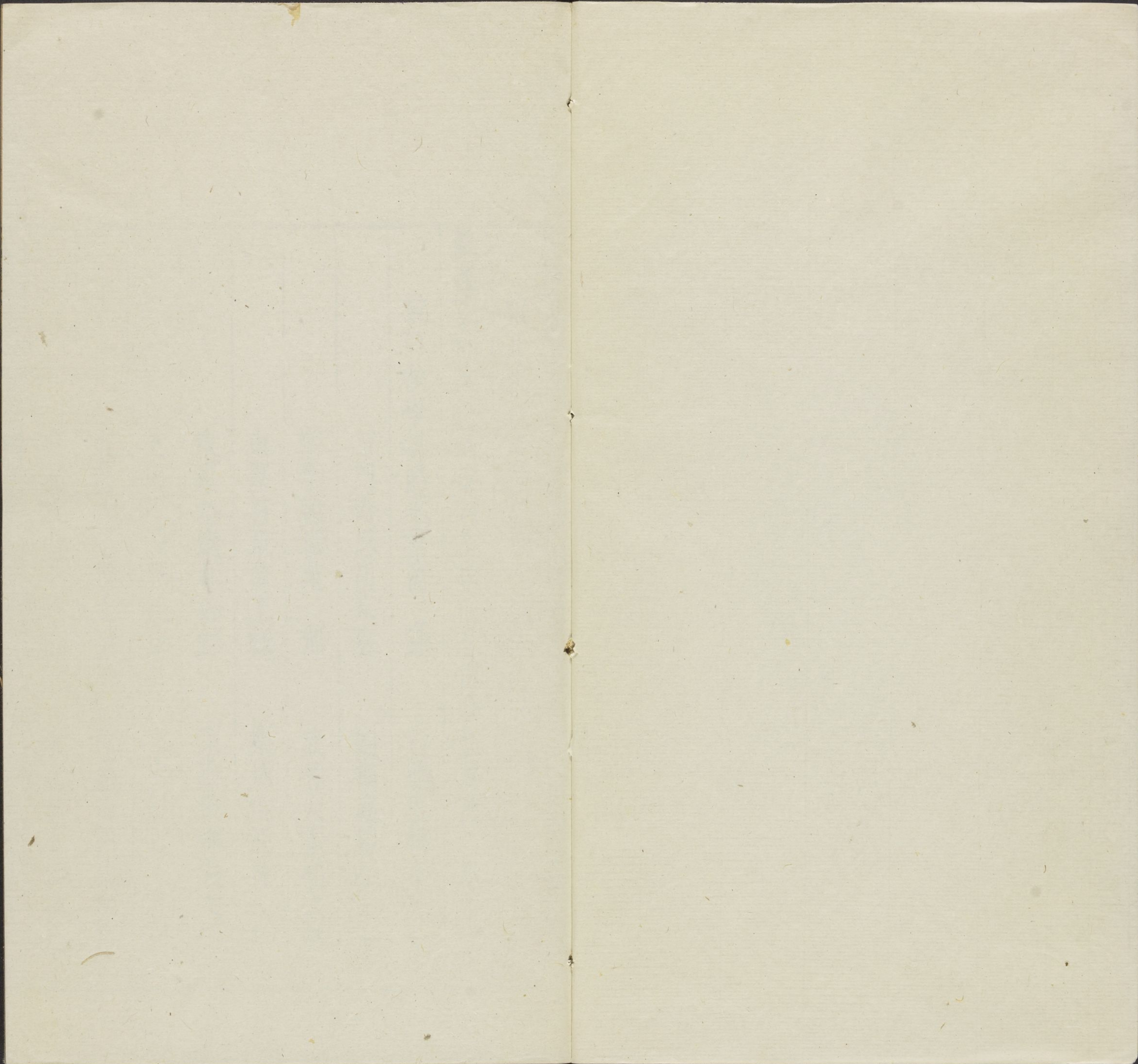
2

CHINESE-JAPANESE COLLECTION
HARVARD COLLEGE LIBRARY
FROM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NOV 22 1932

~~5421/83~~

T5403/83





雍正庚戌歲續訂劉文成先生文集

漢和

景

欽陞吏部文選清吏司主事前芝田令新陽萬

里鑒定

校訂後學新陽禾嘉萬 鍾

古燕素村李芳華

石門搢思胡宗衮

皖桐庭筠左文槐

樵李韓城范 湘

武林大振顧之麟

東嘉符章陳王綬

樂成雪涵薛 英

東嘉華巖林必錦

東嘉象輝吳文煒

芝田寧遠厲長康

章安以夏王夢桂

東嘉坤元趙之載

東嘉西園張振洛

東嘉戴山王時偕

東嘉正木楊啟正

東嘉鋤雲王魁選

東嘉鉅菴方宗魯

樂成茅齋黃天成

東嘉上蕙林文鯨

東嘉

參閱裔孫東嘉家珍

朝寶

一霖

霈

殿颺

浩

章安

顒

向霖

恩榮

芝田天鵬

成霖

紹勳

元愷

東嘉裔孫秋槎宗燧同男

鵬搏

鶴翥

編輯

督刊裔孫尚煜

誠意伯劉公行狀

公諱基字伯溫世爲處州青田人年十四入郡庠從師受春秋經人未嘗見其執經讀誦而默識無遺習舉業爲文有奇氣決疑義皆出人意表凡天文兵法諸書過目洞識其要講理性於復初鄭先生聞濂洛心法卽得其旨歸先生大器之乃謂公父曰吾將以天道無報於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後應進士舉授江西高安縣丞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謂人曰此魏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公在燕京時間閱書肆有天文書一帙因閱之翊日卽背誦如流其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已在吾胸中矣無事於書也之官以廉節著

名發姦擿伏不避強禦爲政嚴而有惠愛小民自以爲得慈
父而豪右數欲陷之時上下咸知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
州有人命獄府委公覆檢案覈得其故殺狀初檢官得罷職
罪其家衆倚蒙古根脚欲害公以復讐江西行省大臣素知
公遂辟爲職官掾史以讜直聞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
去隱居力學至是而道益明後爲江浙儒學副提舉爲行省
考試官頃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臺憲所沮遂移文決
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光映湖水中時魯道原宇文公
諒諸同遊者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乃大
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輔

之時杭城猶全盛諸老大駭以爲狂且曰欲累我族滅乎悉
去之公獨呼門人沈與京置酒亭上放歌極醉而罷時無能
知者惟西蜀趙天澤知公才器以爲諸葛孔明之流方谷珍
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府都事公卽與元帥納隣
哈刺謀築慶元等城賊不敢犯及帖里帖木耳左丞招諭方
寇復辟公爲行省都事議收復公建議招捕以爲方氏首亂
掠平民殺官吏是兄弟宜捕而斬之餘黨脇從註誤宜從招
安議方氏兄弟聞之懼請重賂公公悉卻不受執前議益堅
帖里帖木耳左丞使其兄省都鎮撫以公所議請于朝方氏
乃悉其賄使人浮海至燕京省院臺俱納之准招安授谷珍

以官乃駁公所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作威福罷帖里帖木耳左丞輩羈管公于紹興是後方氏遂橫莫能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時與好事者遊雲門諸山皆有記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吳成七等使自募義兵賊拒命不服者輒擒誅之略定其地復以爲行樞密院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本郡後授行省郎中經略使李谷鳳巡撫江南諸道採守臣功績奏于朝時執政者皆右方氏遂置公軍功不錄乃棄官歸田里時義從者俱畏方氏殘虐遂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公曰今天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

折簡而定方氏將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際此不爲欲悠悠安之乎公笑曰吾平生忿方谷珍張士誠輩所爲今用子計與彼何殊耶且天命將有歸子姑待之會上下金華定括蒼公乃大置酒指乾象謂所親曰此天命也豈人力能之耶客聞之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衆疑未決母夫人富氏曰自古衰亂之世不輔真主詎能獲萬全計哉衆乃定或請以兵從公曰天下之事在吾與所輔者爾奚以衆爲乃悉以衆付其弟陞俾家人葉性朱佑等參掌之且曰善守境土毋爲方氏所得也勿憂我適總制官孫炎以上命遣使來聘公遂由間道詣金陵陳時務一十八款

上從之會陳氏入寇獻計者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欲奔據之或欲決死一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上召公入內公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爾上曰先生計將安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者在此時也

上遂用公策乘東風發伏擊之斬獲凡若干萬

上以克敵之賞賞公公悉辭不受中書省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慶賀禮公大怒罵曰彼牧豎爾奉之何爲遂不拜筵

上召公公遂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乃定征伐之計遂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以爲宜逕拔江州

上遂悉軍西上陳氏率其屬走湖廣江州平

上使都督馮勝將兵攻某城命公授方略公書紙授之使夜半出兵云至某所見某方青雲起卽伏兵頃有黑雲起者是賊伏也慎勿妄動日中後黑雲漸薄回與青雲接者此賊歸也卽銜枚躡其後擊之可盡擒也衆初莫肯信至夜半詣所指地果有雲起如公言衆以爲神莫敢違竟拔城擒賊而還王漢一以饒信降

上命公撫之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其子約降請禁止若
十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陽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城降初公聞母富氏喪悲慟欲卽歸

上以書慰留之期以成功公不得已遂從征伐至是辭歸

上遣禮官伴送累使弔祭

恩禮甚厚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耿某孫炎等
衢州或謀翻城應之守將夏毅懼無所措會公至卽迎入城
一夕定之公卽發書金處屬縣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
諸軍克復處城擒苗帥賀某李某處州平公至家營葬事時

親以

上必當有天下之狀於是鄉里及隣附郡縣翕然心服方氏
址據溫台明三郡其士大夫皆仰公如景星慶雲其小民亦
禾嘗不懷公之舊德也方氏素畏公名時遣人致書奉禮公
不敢受使人白于

上上因令公與通問公因宣

國家威德方氏遂納土入貢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卽條答悉合機宜某年日日公
赴京道經建德今嚴州也適張氏入寇時曹國公守建德欲
奮擊之公乃使勿擊曰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

擒也。比三日，黎明公登城望之，曰：賊走矣。衆見其壁壘旗幟皆如故，且聞嚴鼓聲，疑莫敢輕動。公趣使疾進兵，至則皆空壘。擊鼓者乃所掠老弱耳。遂窮追賊，迸走至東陽，悉擒之。以還公。遂至京時，陳友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皆未下。衆以爲蘓湖地肥饒，欲先取之。公曰：張士誠自守虜耳，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伐之。陳氏旣滅，取張氏如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因大戰于彭蠡湖，勝負未決。公密言于

上，移軍湖口，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皆從之。陳氏遂平。

上還京，定計取張士誠，因定中原，拓土西北。公密謀居多。

上或時至公所，屏人語。移時乃去。雖至親密，莫知其由。以公爲太史令。一日，公見日中有黑子，奏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

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他日，公見

上，上方欲刑人，公曰：何爲？

上語公以所夢，公曰：是衆字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應在得夢時，三日當有報至。

上遂畱所欲刑之人，以待之。三日後，海寧以城降，果如公言。徒至。

上大喜，悉以所畱人俾公縱之。某年月日，熒惑守心，群臣皆

謝靈運文集
震懼公密奏

上宜罪已以回天意次日

上臨朝卽以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諡滯獄凡平反出若干人天應時雨

上大喜公因奏請宜立法定制

上從之張士誠平後張昶欲亂政乃使人上書稱頌功德勸

上宜及時爲娛樂

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頷之昶色動知公得其情也乃使齊翼巖等伺察公陰事

欲陷之未及發而昶生事受誅及司天臺災翼巖因爲書言

之於

上其事多公平日密聞於

上或

上使爲之者翼巖未之知也書奏

上切責翼巖斬之遂治黨與盡得其與昶通謀狀

上適以事責丞相李善長憲使凌悅因彈之公爲

上言李公舊勲且能輯和諸將

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任此公卽

頭曰是如易柱必須得大木然後可若束小木爲之將速顛

覆以天下之廣宜求大才勝彼者如臣驚鈍尤不可爾

上怒遂解洪武元年正月

上登大寶于南郊公密奏立軍衛法外人無知者拜御史臺中丞適中丞章公濫奏定處州七縣稅糧比宋制畝悉加五合

上特命青田縣糧止作五合起科餘准所擬且曰使劉伯溫鄉里子孫世世爲美談也或言有殺運三十年公慨然曰使我任其責者掃除弊俗一二年後寬政可復也

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乃言於

上曰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乃命憲司糾察諸道彈劾無所避公案劾中書省都事李彬侮法等事罪當死丞相李善長素愛彬乃請緩其事公不允遣官賚奏詣行在

上從公議處彬死刑公承

旨卽斬之由是與李公大忤比

上回京李公懇之公乃求退

上命歸鄉里公奏曰鳳陽雖帝鄉然非置都之地王保保雖可取然未易輕也願

聖明留意焉遂辭歸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手詔敘公勲伐且召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京師

上賚賜甚厚追贈公祖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進公爵公曰

言意作文集
陛下乃天授臣何敢貪天之功

聖恩深厚榮顯先人足矣遂固辭不敢當

上知其至誠不强也

上欲相楊憲公與憲素厚以爲不可

上怪之公曰憲有相才無相器夫宰相者持心如水以義理爲權衡而已無與焉者也今憲不然能無敗乎

上曰汪廣洋何如公曰此褊淺觀其人可知曰胡惟庸何如公曰此小犢將債轅而破犁矣

上曰吾之相無逾於先生公曰臣非不自知但臣疾惡大深又不耐繁劇爲之且孤

大恩天下何患無才願

明主悉心求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鄉里二月至家遣長璉捧表詣闕謝

恩某年某月復遣璉進賀平西蜀表頌

上仍以文答之八月

上使尅期以手書問天象事公悉條答其大意以爲霜雪之後必有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書奏

上悉以付史館其書藁并已前奏請諸藁公皆焚之莫能得其詳也初公言於

上既括間有隙地曰談洋及抵福建界曰三魁元末頑民負
販私鹽因挾方寇以致亂累年民受其害遺俗猶未革宜設
巡檢司守之

上從之及設司頑民以其地係私產且屬溫州界抗拒不服
適茗洋巡軍周廣三反溫處舊吏持府縣事匿不以聞公令
長子璉赴京奏其事逕詣 上前而不先白中書省時胡惟
庸爲左丞掌省事因挾舊忿欲構陷公乃使刑部尚書吳雲
誅老吏許公乃謀以公欲求談洋爲墓地民弗與則建立司
之策以逐其家庶幾可動

上聽遂爲成案以奏賴

上素知公置不問省部又欲逮公長子獄

上時已勅璉歸及奏

上曰旣歸矣免之公入朝惟引咎自責而已先是楊憲敗後
汪廣洋爲丞相未幾而貶廣東乃相惟庸公乃大感嘗謂人
曰使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
而舊疾愈增洪武八年正月胡丞相以醫來視疾飲其藥二
服有物積腹中如卷石公遂白於

上上亦未之省也自是疾遂篤三月

上以公久不出遣使問之知其不能起也特

御製爲文一通遣使馳驛送公還鄉里居家一月而薨公生

於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五歲公之子璉仲璟以是年六月某日葬公於其鄉夏山之原禮也遺文郁離子十卷覆瓿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長子璉又集所遺文藁五卷名曰犁眉公集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室陳氏章氏子男二人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叅政卒於官次仲璟皆陳氏出也女二人長適吳彪次適沈安皆章氏出也孫男三人廌虎豹孫女三人幼未適也公未薨前數日乃以天文書授璉使伺服闋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次子仲璟曰胡惟庸必敗我欲奉遺表無益也日後

上必思我待有問當密爲我奏其略以爲修德省刑祈天永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連絡幸

聖主留意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然與人交遊開心見誠坦然無間阻至於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忌之者亦以此惟

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膂公亦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外人莫能測其機累贊

上成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不敢當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白

言其功每天象有大變則累日不樂凡公以天下蒼生休戚爲憂喜者卽此可知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怵其中

上亦甚禮公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又曰吾子房也廷臣或有過失得譴者公密爲救解而免其人或知而詣公謝者則拒不納其人不知亦未嘗爲人言也其居鄉里守禮義尚節儉多陰德不以富貴驕人公初與同郡葉公景淵胡公仲淵章公三益金華宋公景濂同出處有通家之好至於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首稱云伯生辱在同郡預諸生列與公子璉仲璟相知最深今公薨而璉沒仲璟與璉之子薦請錄公遺事因輯評昔所聞大略爲行狀至於

皇上知人之明倚注之重公之遭遇感激以天下公議輔人主者觀綸綍之文考成效之績可見矣其籌策帷幄有不能盡詳者亦不敢強質也

洪武癸亥孟春將仕璉 蔡府紀善同郡諸生黃伯生狀

言意伯文集
敕建誠意伯劉公祠堂記

上復大寶之明年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護軍誠意伯劉先生七世孫翰林五經博士祿自栢蒼來朝且言曰先臣基沒垂八十年於茲故有祠堂燬弗克稱者久之神無棲止祀罔攸享臣祿荷

國厚恩叨守宗祧敢以爲請

詔可其奏下禮部移所在有司營建祠堂如制於是浙江布政司右布政使白圭處州府知府萬安青田縣縣丞郭仲禮咸奉行唯謹僉議舊祠幽僻用徙高亢於神爲宜乃度地於

言意伯文集
宅之東南維吉方將有以規所需邑父老聞之奔走相告曰
先生嘗有大造於吾民也欣然相與計田聚財輸于官得若
千萬緡乃涓吉辰徵工簡材首隆寢堂翼以兩廡屏以三門
齊戒有室庖湏有舍而又飾以黝堊繚以周垣制度宏深規
模軒敞神主攸奠煥然光輝猗歟休哉告成於天順元年十
二月之朔祿詣闕謝

恩畢退而屬夔爲之記竊惟先生之謨謀功業載在國史著
之翊運錄昭若日星人皆知之無所庸喙獨出處之節或者
以嘗仕元爲疑則不可不爲先生白其心也先生負豪傑之
才當元之季以春秋之學登進士第累仕累發其奇輒不合
而去則先生非無意於用世而世不能用遂歸隱括蒼山中
以耕食爲樂蓋元氏一遺民耳及

皇師下浙西搜羅人才先生堅臥不出亦豈無所見耶旣而
吳漢角立東南中原割據如蜂蟻然天下非元有矣先生之
心誠不忍天下之勞勞也矧

尚皇帝握真符而定金陵先生固預占於十年之前矣於是
慨然以天下爲己任束帛朝臨而夕起一見之頃首陳天命
有在

高皇帝敬而信之自謂吾之子房謀無不用用無不效卒成
天下大業厥功偉哉夫元運去矣爲元氏遺民猶遲遲不肯

輕於他就及不得已必擇

真主自輔運籌決策取天下於群雄之手非取於元氏也先生於此蓋亦審之熟矣昔伊尹五就桀不用退而耕於有莘之野及遇成湯翻然起而成佐商之功聖賢所以汲汲於斯世者豈有他哉誠以畏天命悲人窮不得已而然也先生之心其卽伊尹之心歟伊尹無愧於桀先生無愧於元氏無愧於元氏則無愧於出處之節夫何疑哉嗟夫自元綱不振四海鼎沸萬民塗炭

高皇帝一旦出而掃盡無遺救斯民於水火使天下復見二帝三王之治真有功於天地萬世者也抑先生之心殆有見

於是哉由是言之比之伊尹功或過矣於乎如先生者雖百世祀可也况祠堂乎是宜我皇上特垂意於斯豈惟昭崇德報功之禮又將興起其子孫俾得以賢其賢而親其親可謂仁之至義之盡也歟夔生也晚忝與先生同浙水而高山仰止之心爲日久矣敢書此于麗牲之石以白先生之心後世欲知先生者尚有考於斯

資善大夫正治上卿禮部尚書嚴郡妣夔諱

敕賜翊運祠碑記

有曠世所無之大變則必有曠世所不可無之大功否極而泰剝極而復此理也亦勢也世至元季天下土崩四海鼎沸

而世變極矣我

聖祖不階尺土卒定大難跨唐軼宋逼漢高而過之宰我曰以予觀於夫子賢於堯舜遠矣若我聖祖之功豈非曠萬古之所未見而天下後世所不可一日而無者哉然天將降是亂於世必預爲之生能弭是亂之人於其先故伊摯不生於商而生於夏子房不生於漢而生於韓皆亡國之英出而爲興王之佐也用是在泰則有上下之交在復則有朋來之助孔子曰晉仲匡天下民到今受其賜夫四十餘年功止於東畧吾夫子猶動色稱之况其有功於乾坤再造之世而親被其賜者亦烏可得而忘之哉我聖祖之創興大業雖藉

膂力爪牙之士而謨謀帷幄指授群帥則皆誠意伯劉公之功蓋天實授之而非偶然也是宜百世廟祀以享天下之報夫何歷世既久浸遠而堙至景泰間始有博士之命爲之立廟以祀孝宗時尋以禮科給事中吳仕偉之言錄其九世孫瑜爲處州衛世襲指揮使蓋先是郡人鄭以璋嘗有立廟之請詔下所司巡按分守等官實奉行之至是瑜還監察御史邢公纓兵備副使林公廷選張公賓首謁公廟復通道立坊扁曰翊運元勳之坊於是廟制煥然一新乃命公八世孫養以鄭御史宣之言來屬予記予惟公之豐功偉績實與天地相爲始終使生民之類不至糜爛泯沒而綱常倫理爲之

復振是誠不可以異代而論也旗常金石在所必載信史正
人在所必錄亦豈區區所得而贊之哉因繫之詞曰

天生至人兮輔我 皇明天實假手兮亡國之英桀五就而
不售兮國用以傾故將大有爲兮待文王而後興風塵闕洞
兮掃除棘荆乾旋坤轉兮海宇廓清公神不死兮百世如生
在帝左右兮熏蒿愴悽於穆廟祀兮崇階兩楹灑酒麗牲兮
苾芬其馨仰瞻再拜兮我民之情神其不爽兮來止來寧正
德改元春三月朔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禮部右侍郎掌國子監事兼經筵通
鑑纂要官前南京國子祭酒翰林院侍講同修國史黃巖謝

鐸撰

祭誠意伯文

吳公願撰

維洪武九年歲次丙辰九月壬午朔越十六日丁酉承事郎
前工部員外郎劉彬承事郎水部主事兼吳相府錄事吳公
願從仕郎前常州府武進縣丞趙嗣泰等謹以牲醴致祭于
故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前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
劉先生之靈曰維元政之失馭兮豪傑奮其並與驅齊民使
荷戈兮銷鋤犁以爲兵勝負迭其相乘兮弱之肉而強是食
競侵略以僭竊兮紛盜據乎南北塵淪淪而眯目兮燄炎炎
而漲天計剝殺爲功庸兮孰黔首之汝憐翳穹蒼之念亂兮

實挺生夫 聖明撥仁義爲甲冑兮嬰忠信以爲城江淮翁
其景從兮顧瞻金陵而是都豈有君而無臣兮壽啓予之雄
圖惟先生之壯志兮風蘊皇王之學鄙管樂而陋或猛兮謂
伊呂之可作神諒兆於幾先兮吾將察夫瘖璣觀 王氣之
攸屬兮知 帝命之所歸虎嘯谷以生風兮雲出岫而隨龍
爵予衷之耿耿兮舍 聖人其焉從應 聘命以効忠兮驩
契合於諾唯神籌祕計不可以言喻兮恒決勝於千里彼僞
漢之捨攘兮舳艫肆其橫江陳我師於彭蠡兮殪封豕於莊
浪長驅直抵其巢穴兮循豫章而東之漸黃與鄂岳兮固風
靡而無遺先聲警茲兩浙兮復禽張而繫方操破竹之形勢
兮七閩惴其敢當聞西北鄙之人兮曰奚爲而後我征不庭
而撫順兮不再鼓而俱下雖天道之助佑兮亦將軍之用力
也發蹤跡以指示兮允先生之成績也 皇錫爵以酬勞兮
位次亞夫公侯效子房之勇退兮願從赤松以遨遊胡二豎
之構患兮動宸衷之憫惻 帝曰卿其遄歸兮昇優游於祿
食賜絲綸以褒美兮示睿眷之不忘駕蒲輪以言旋兮桑梓
賁其寵光仁者必得其壽兮諒理數之可推謂陰騭之獲報
兮宜愈享於期頤泰山頽而梁木壞兮忽溘焉其云亡不慙
遺於一老兮使斯文之遽喪古之人圖夫不朽兮惟立功與
立言建茂勳於開國兮况著述之必傳秉二美而並載兮流

芳藹於青史永鴻名於無斁兮亘萬古其猶不死嗟鯁生之多幸兮望餘光之有年曩叨班於朝著兮沐教載之嘉言承恩例以聯歸兮敢景行於先哲偕同心之友朋兮敬瓣香之足蕪登瘠牲於几俎兮崇清醑之盈觴匪飲食之足尚兮庶至誠之馨香菊采采而垂華兮露泠泠而淒其靈恟悅之不昧兮魂髣髴而來思尚馨

子璉考功監

皇帝敕曰朕自卽位以來命官列布華爨各人如所在官朕命署政事已往者十年其間最否未知必稽其所以方明故設考功之名爲監其職若非心腹不佞事可委令者安得而專其事哉於斯之職甚微於斯之要甚切所以切要言其大小之職必由此而黜陟焉若非人而職此必佞大工路小以全其考愚君枉法非止一端故在選人而得人方稱斯職朕於斯監非不再搜才能奈何空眼無知是謂得人之難爾劉璉非愚下之才但委是職以驗平生於戲公私黑白惟丈夫者別之愚下混淆安能昭著今特命爾爲承務郎考功監丞戒哉戒哉

洪武十年八月初三日

江西叅政誥

皇帝制曰昔者二帝三王之設官也爵分五等列國天下使

守其土子其民世世祿給焉惟周諸侯不法爲秦所有秦監周事遂罷列國爲郡縣而治之斯法也制也自漢承而行唐宋皆然元蹈中國體之然也郡縣之多寰宇之廣其中書不能一一總其事又設方面大臣流其職理方隅之務所職之名漢曰州牧刺史唐因之宋改而曰安撫元亦名曰行省此皆歷代總郡邑而專方隅者也邇來朕有天下更行省爲承宣布政使司所以承者朕命也宣者代言之也布者張陳之所以政者軍民休戚國家利病所以四者必去民之惡而導民之善使知有畏從於斯之職可不重乎若非其人則方隅之軍民失所仰瞻若得其人則方隅之軍足食民樂耕其鰥寡孤獨不失其所焉不但如是而已則朕雖菲才德必彰矣國家磐石矣朕於斯廣訪多搜人皆愚下之愚稱朕之意者杳然今江西承宣布政使司缺右叅政朕特以爾考功益丞劉璉爲中奉大猷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汝往欽哉

洪武十一年四月初三日

御祭江西叅政文

維洪武十二年歲次己未九月甲午朔越二十有一日甲寅皇帝遣國學生陸居敬諭祭于江西布政司叅政劉璉之靈曰曩者渡江之初爾父卽來相從謀謨左右每竭忠誠及天

下大定特封爲誠意伯告老還家竟以疾終重念爾父之勞遂命爾爲江西布政司叅政爾能繼承父志律身以廉何期年未四十一疾長往訃音遠來良用嗟悼特以牲醴祭奠爾其饗之

故叅政劉公墓碑銘

皇明有佐命勲臣曰誠意伯劉公旣薨 上嘉念其功不置洪武十年秋遂以承務郎考功監丞官其子孟藻後一月試監察御史後二月超拜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右叅政未三年竟薨于位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也年三十有二上聞之嗟悼不已敕有司護喪反其里親爲祭文命國子

陸居敬致奠其子廌等卜地里西石門嶺董田之原以是年十一月六日葬焉旣而使來屬伯衡銘其墓上之碑按孟藻姓劉氏諱璉字則孟藻也處州青田縣南田里人曾祖諱庭槐

皇贈中奉大夫中書叅知政事護軍祖諱煥

皇贈資善大夫御史中丞上護軍並追封永嘉郡公考諱基御史中丞兼弘文館學士太子贊善大夫加開國勳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護軍封誠意伯曾祖妣梁氏祖妣富氏並追封永嘉郡夫人妣富氏封永嘉郡夫人娶陳氏子男二人長廌次虎女一人適麗水陳仔孟藻生數歲授以書二三過輒

能諳誦後終不忘年十餘爲文辭立就奇氣爍爍紙上其師
覽之有愧色孟藻器局凝重而識慮宏遠誠意伯之畱輦下
也孟藻內事毋睦宗嫺外應門戶撫鄉里無一不中度於時
永嘉爲方氏所據鄉之群無賴子煽於方氏將相挺爲變孟
藻出其不意先其未發一夕撲滅之無得脫者而闔境遂以
奠枕其年才十八耳誠意伯以聞

上曰非卿焉有是子誠意伯之得請歸老于家也遣孟藻上
表謝恩召至榻前與語

上爲傾聽而任用之意昉於斯矣其年復進平蜀頌入見武
樓下內出所製穎川侯傅友德等文俾持歸示誠意伯別選
進入自誠意伯家居孟藻將命朝謁無慮八九至至輒燕見
上見其進止安雅占對明敏未嘗不以爲賢而極爲

皇太子所重初誠意伯請於

上曰甌閩之交有地曰談洋僻絕而巖險戍卒逋逃淵藪也
愚民往往螿聚爲奸利樹巡檢其地庶幾人知顧忌可其
請執政胡惟庸當國以不關白恨甚及具封事言郡縣豪猾
吏孟藻

上之又不先通執政執政愈益恨適有旨逮豪猾吏乃誅使
誣誠意伯以非法而刑部尚書吳雲等承執政風旨議坐孟
藻賴上登其父子深故免誠意伯薨之又明年夏監察御

史李鐸以 上旨來取其觀象玩占諸書孟藻卽日出書石
室中橐從李御史赴 闕奏曰臣先臣基臨終屬臣以書戒
之曰慎勿泄也喪葬畢其 上之臣未及上重煩使者來取
臣罪當萬死今悉送官矣唯陛下哀矜 上慰諭之曰忠孝
哉其畱服事朕孟藻頓首乞賜歸持服賜寶鈔叁拾貫遣之
皇太子召賜食加賜伍拾貫秋七月服甫除而考功丞之命
下考核平亭時譽翕然 上猶以爲散地兼試監察御史風
裁凜凜眷遇尤篤陪祀圓丘被旨進勾無違禮者縉紳多之
明日圓丘署丞進瑞粟持詔孟藻與通政使曾秉政作歌獨
孟藻所作稱旨未幾除叅政出涖江西進階中奉大夫同日
除官四百餘人

上諭衆曰劉璉勲臣子操心正大居家奉法歷官著効故委
以重任也顯有異績且入中書矣衆乃始知

上於孟藻用之速由知之至而孟藻益感激圖報稱其在江
西也同官韓士原貪而苛沈立本儉邪而不知大體孟藻一
以忠信介直自處臨事決議不爲俯仰雖出語侵之不變一
號一令忖度利病便不便而浚從違造城磚厲民更其要約
而倒懸以解督運吉安布粟兼收而公私稱便淹禁囚徒充
斥窮日夜之力疏理而囹圄以空此尤見褒賞於朝廷者也
以此專使來錫監丞叅政命書方屬意大用之而孟藻憤立

言意伯文集
本專恣致疾奄至大故庸非民之無祿而天奪之乎薨之日
君子以其方嚮用而遽沒降年又不永咸涕洟盡傷焉伯衡
竊惟劉氏先世之積累至誠意伯而始發誠意伯之遭逢至
孟藻而益隆亦顯矣乎况孟藻能薦其忠貞奮其材猷上結
主知濟美先公生膺峻擢死蒙異數是豈惟當世賢能後來
聞其風未有不歆慕其忠孝者也然則其材雖不盡用而其
忠則大行其命雖短而其名則已長孟藻復何憾於斯哉今
伯衡以朋友執筆爲銘誼也烏得而讓之銘曰
聖皇龍興豪傑雲從運籌帷幄偉哉劉公令德不置有君爲
子繼武而作爲

天子使君鍾粹美強記絕倫不煩師教肆筆成文爰自弱冠
善謀善斷不動聲色制亂將變事聞當宁當宁曰嗟允矣肖
子豈其克家公雖退休心乎宸甞上表上章君則奔走闕門
峩峩出入不呵侍于燕閒家人莫過上公通侯罔不恭敬曰
父名臣宜子之令柄臣憾公獨不已親因事返嗟遷怒於君
巧詆深文與罔

天聽君免于辜 皇仁且聖求公遺書詔使臨門乃滕乃橐
獻于帝闕

皇欲用君君乞終制愈其請矣申錫楮幣祥琴旣御趨而造
朝榮以好爵曾不崇朝第宅鞍馬以莫不賚其官再遷首尾

三載君在考功有陟必明君試御史無回不貞殿彼大藩豈
無方伯往叅厥政微君孰托有兵有民有錢有糧有獄有訟
有紀有綱晝思夕惟不違啓處何利不興何害不去去害興
利民罔時恫頌聲洋洋達于九重命書來錫昭示崇獎使者
言還君已長往命難謀斯而止乎茲不秉事樞以究厥施年
與材違

皇用慨嘆遣文祭之親御宸翰恩禮優渥終始哀榮君又奚
恨雖死猶生輝映前人慶延後嗣銘以傳信作者太史翰林
國史院編修蘓伯衡撰

故叅政劉公哀辭

并序

孟藻姓劉氏諱璉世爲處青田人

皇贈永嘉郡公諱燭之孫故御史中丞護軍誠意伯之冢子
也繇考功監丞歷試監察御史爲江西等處承宣布政使司
右叅政積階至中奉大夫年三十有二以疾薨于位孟藻爲
人敏慧警穎書讀二三過輒成誦終其身不忘髫鬣中卽疑
然狀成人習詩文操筆立就師自以爲不如屬元之季所在
盜起中丞仰觀俛察從真帝於大江之東爲之發蹤指示
謀不出幄而制勝千里筭無策遺用能剗平群雄混一四海
定功受封爲開國之佐當是時也孟藻獨將家屬處南田山
中南田左右故草竊根據嘯聚不以時忌中丞任事將禽獮

之乃僞爲服屬而圖肆毒螫於陰孟藻潛覺焉撫其豪酋結以忠義或委以利或惕以威或劫制其要害咸就規束莫敢蠶中丞之舊故嫺戚與凡戲下之衆孟藻罔不人得其歡心侍中丞若巖父夏日氣屏息慄戰於股退見孟藻煦如陽春繇若山谷無間遠邇賢不肖惟孟藻是附孟藻亦各有以處之不紊毫與髮及中丞之請老而歸也天子念其勲伐欲數得問勞孟藻以一介行李往來于京者不憚六七至則燕見於上類家人父子伏陳對詳簡中宜

上嘗字中丞言曰伯溫有子足以翊贊春宮矣於是廷臣自辛輔而下鮮不器孟藻者初甌括之間有地曰談洋負險而遠又界於閩無賴倚爲窟以私販負軍戍徒役逋逃不啻淵藪中丞病之入朝以爲言請置巡檢於其地上從之執政權臣以出不由己不悅會中丞歸遣孟藻達封事言郡縣不法者

上輒施行焉而孟藻又不先以關白執政執政滋怒因抵以隙欲構入其罪賴天子明聖孟藻得無隨坐洪武六年也七年中丞復朝京師孟藻實從

上數欲官孟藻中丞辭遣之中丞既薨九年冬十月皇帝上緬元象慨欽天之失職命御史賁詔謂孟藻令上其父所著觀象玩占等書及天文諸家言孟藻已滕藏石室悉

取送官仍走謁於臣先帝奏曰臣基當屬纊時畀臣抱書入獻無失其業臣遵治命謹已緘閉無泄俟服闋上今已悉送官敢昧死以聞

上嗟歎良久若曰卿忠孝具著宜留事朕孟藻叩頭嗚咽以未禫爲請詔許歸終制賜鈔三十貫文

皇太子召賜食更贈五十貫勉諭彌厚十年夏六月旣釋服遂拜考功之命考覈當其可稱厥職以謹飭見褒于上故不越年而超佐藩閫將有六任焉十二年出刑部尚書沈立本爲布政使立本素諂附權臣至官卽求所以媚之之事孟藻牢持不可立本屢動以危言欲脅制孟藻孟藻恚曰吾廷受帝命參政江右知報國而已他所不卹何有於使哉發憤得疾六月某日終于公署訃聞

天子爲之震悼輟視朝遣使弔問親御宸翰爲文祀以中

牢於戲孟藻與余爲通家有兄弟之好余齒差長每班孟藻

上暨余忝京官孟藻之來實主於余可否必籌飲食必耦寢

必同席余汨於公事若沐漆孟藻多隣余之色余復歸田里

得與孟藻會者僅四五而孟藻仕矣孟藻性和易見幾明决

雖待人無忤而內懷剛正動率循律於非義際毅然有不可

奪之節余意其當柱石斯世康濟兆民異日弼守文之君爲

股肱心膂以享有太平嗚呼孰謂遽止於茲乎人之生患於

無才有才患不見用既用患不能顯而得君以行其志今孟
藻才矣用於時尊且顯矣忠知於君而澤加於人矣家爲能
子國爲良臣保有名爵正而斃焉生榮死哀尚何道哉雖然
余於孟藻其能忘情否也孟藻之子廌以喪歸余適在溫不
得撫其櫬哭諸野比葬又弗克執紼以弔悲可勝旣耶追憶
曩昔作辭以哀孟藻且書遺其弟仲璟俾廌刻諸冢上其辭
曰 南田莓莓兮武陽萑萑孰儲其精兮生賢孔才倚彼永
嘉兮乃先厥開奮興翊運兮龍乘于雷良平其勲兮文驅鄒
枚克裕而後兮有植必培嗟嗟孟藻兮棟梁之材辭華蔚充
兮如瓊如瑰又多藝德兮旣美且偲無纖與洪兮衆善畢該
結知主君兮厥轂乃推朝登 金門兮莫躋金臺啓沃旣良
兮夔龍我陪 帝瞻豫章兮西江之隈曰茲庶務兮汝佐其
裁繩愆疏滯兮澤被一垓方期顯庸兮陟司于台若和鼎羹
兮以鹽以梅曷尸大塊兮函畀之菑民之無依兮西山云頽
其志則誼兮壽齊于回有子輿櫬兮或號而哀鬣如其封兮
嗚呼哀哉

洪武十有三年歲在上章沿灘冬十月戊午朔翰林國史院
編修官同郡吳從善製文

明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贈太師謚文成護軍

誠意伯劉公神道碑銘

賜進士出身資政大夫前奉

勅祭贊機務南京兵部尚書四明張時徹撰

賜進士及第嘉議大夫南京吏部右侍郎前太常卿管南京

國子監祭酒事翰林院侍讀學士掌院事 太典總校官常

熟瞿景淳篆

文成劉公其先豐沛人也後徙鄜延名延慶者宋宣撫都統
少保厥子光世以平方臘功爲兵馬總管高宗南渡部兵以
從累官開府儀同三司錄尚書事進太師楊國公因家臨安

子堯仁過麗水而樂之遂徙其邑之竹洲四傳至集又卜居
青田之武陽去縣治者百五十里世所稱南田福地也俗尚
儉朴有唐風之遺焉遂世定厥居兢兢於仁義之訓五傳而
至濠宋翰林掌書益慈惠好施每淫雨積雪登高而望里中
有不舉火者卽分廩賑之會宋亡乃荒遯自適時有林融者
徵聚義旅興復宋室元討平之逮融至京世祖義而弗殺也
融歸而至甌越之間地名牙陽四谿者而復嘯其徒元乃馳
驛使簿錄其脅從將盡殲之而鄉豪因以仇怨相傾引蓋善
良鮮有脫者使者返夜次武陽會天大雪與居民百錢市酒
而市者則至濠家具語之故濠卽間行謁使者得所簿錄數
而深心惻焉時孫爚侍年方十齡陰爲策計濠則大喜輒盛
供具以逆使者醉而寢之樓乃探篋啓牘錄其渠魁二百人
已乃遂火其居焰灼於樓倉皇掖使者跣而走詰旦大恚曰
將何籍以復闕下殆誅死不赦矣濠辟之曰濠不幸災於居
室震驚使者濠誠死罪意者簿錄有冤天欲生之乎使者事
竟不復可至濠幸有密親於彼度往返者四日可以相報使
者曰幸甚但半之亦可矣已而以前所錄二百人者授之得
命誅死諸所全活無筭濠卽文成公之王大父也祖孫同心
破家以沾萬命篤生文成爲一代元勳子孫千百世食其報
豈倖然哉濠生庭槐博洽墳籍爲太學上舍槐生爚通經術

元遂昌教諭是爲公祖公父後皆以公貴封永嘉郡公祖母
梁氏母富氏皆封永嘉郡夫人公諱基字伯溫神知迥絕讀
書能七行俱下年十四入郡膠師受春秋未嘗執經誦讀而
默識無遺辯決疑義出人意表爲文輒有奇氣諸家百氏過
日卽洞其旨嘗遊燕京間閱書肆天文書翊日背誦如流其
人大驚欲以書授公公曰此已在吾胸中矣時從鄭復初先
生遊講濂洛之學先生大器異之語公父曰吾將以天道不
報善人此子必高公之門矣揭文安公曼碩見公輒曰此魏
徵之流而英特過之將來濟時器也西蜀趙天澤亦以爲諸
葛孔明之儔蓋雖未試於用亦已穎露囊中矣甫弱冠舉元

進士授江西高安縣丞以廉節著名發姦摘伏不避強禦爲
政嚴而有惠小民咸慈父戴之而豪右數欲陷焉時上下信
其廉平卒莫能害也新昌州有殺人者獄公覆案得實而初
官以不實當罪乃其家欲甘心於公江西行省大臣辟公
祿史舒解之已而與幕官議事不合遂投劾去後爲江浙
學副提舉行省考試官項之建言監察御史失職事爲憲
所沮則又投劾去嘗遊西湖有異雲起西北時同遊者魯
原宇文公諒輩皆以爲慶雲將分韻賦詩公獨縱飲不顧
言曰此天子氣也應在金陵十年後有王者起其下我當
去之時元方全盛諸同遊大駭以爲狂也而悉去之公益呼

酒放歌極醉而罷方國珍反海上省憲復舉公爲浙東元帥
都事公卽建議城慶元等路賊不敢犯及左丞帖里帖木
耳招諭方寇復辟公行省都事公議方氏首亂罪不可赦宜
捕誅其兄弟而招安諸脅從者方氏大懼行重賂求解而公
峻卻之執前議請於朝方氏乃走賂闕下而省院臺則胥甘
焉降詔招安授國珍官駁公議以爲傷朝廷好生之仁且擅
作威福則罷左丞輩而鞫管公於紹興自是方氏遂橫莫可
制山穴皆從亂如歸公在紹興則放浪山水以詩文自娛於
當途蓋茂如也乃行省復以都事起公招安山寇使自募義
兵賊拒命不服者輒禽誅之略定其地已復以爲行樞密院
經歷與行院判石末宜孫守處州安集之後受行省郎中時
經略使李谷鳳奏守臣功績而執政者皆右方氏遂抑公功
僅由儒學副提舉格授處州路總管府判諸將莫不解體公
拜勅曰臣不敢負國今無所宣力矣遂棄官歸時義從者俱
畏方氏殘虐從公居青田山中乃著郁離子客或說曰今天
下擾擾以公才略據括蒼併金華明越可折簡而定方氏將
浮海避公矣因畫江守之此勾踐之業也公笑曰吾平生忿
方國珍張士誠輩徒狗鼠耳而奈何効之且天命有歸子姑
待焉會

高皇帝下金華定括蒼公指乾象謂客曰此非向所云天命

者乎客遂亡去公決計趨金陵悉以衆付其弟陞併家人參
掌之曰善守境土母爲方氏得也適總制孫炎以 上命來
聘公遂由間道詣焉陳時務一十八策 上悉從之會陳氏
入寇或謀以城降或以鍾山有王氣宜奔據之或欲決死一
戰不勝而走未晚也公獨張目不言 上召公入內計之公
奮曰先斬主降議及奔鍾山者乃可破賊耳 上曰計將安
出公曰如臣之計莫若傾府庫開至誠以固士心且天道後
舉者勝宜伏兵伺隙擊之取威制敵以成王業在此舉也
上遂用公策斬獲凡若干萬已而頒賞則力辭不受中書省
設御座將奉小明王以正月朔旦行禮公大怒詬曰彼拔豎
爾奉之何爲遂不拜已而見

上陳天命所在

上大感悟遂定征伐之計兵攻皖城自昏達旦不拔公謂宜
舍堅城而逕拔江州遂平江州

上嘗使都督馮勝攻敵城命公授方略以雲物爲驗及克敵
一一如旨陳氏洪都守將胡均美使子約降請禁止若干事
上初有難色公自後踢所坐胡牀 上意悟許之均美遂以
城降時苗軍反金華栝蒼殺守將胡大海等衢州亦謀翻城
應之守將夏毅計無所出適公以憂歸道其地入城一夕而
定公卽遺書金處屬邑諭以固守所部遂同邵平章諸軍克

復處城苗帥就禽公時語所親 上必有天下衆心翕然方
氏勢日沮喪數遣人奉款於公不納而白於

上 上因令公與之通問公乃宣國家威德而方氏遂納土
入貢矣 上時使人以書訪軍國事公條答悉合機宜會公
赴京經建德適張氏入寇守將曹國公欲奮擊之公止之曰
不出三日賊當自走追而擊之此成禽耳已而果然時陳友
諒據湖廣張士誠據浙西衆謂蘓湖富饒宜先取之公曰仕
誠自守虜耳友諒居上流且名號不正宜先焉陳氏旣滅取
張氏如探囊中物耳會陳氏復攻洪都 上遂伐陳氏大戰
彭蠡湖公密啓移軍湖口以避難星期以金木相犯日決勝

上從之遂殲友諒次取張士誠次定中原蕩群雄除殘暴再
造區夏凡皆公之密謀也 上時至公所屏人而語率至移
時雖至親密莫知其端公爲太史令一日見日中有黑子奏
曰東南當失一大將時叅軍胡琛伐福建果敗沒又見熒惑
守心群臣皆震懼公密奏謂宜罪己以回天意次日 上以
公語諭群臣衆心始安後大旱 上命公諡滯獄凡平反若
千人兩卽隨澍公因奏請立法定制以止濫殺

上方欲刑人公請其故 上語公以所夢云云公曰是衆字
頭上有血以土傅之得土得衆之象計得夢後三日當有報
至 上遂停刑以待如期報海寧果以城降 上大喜悉以

欲刑之人俾公縱之張仕誠平後有張昶者欲亂政上書稱
頌功德勸上宜及時爲樂上以示公公曰是欲爲趙高也
上領之昶以爲發其奸也而怨之使齊翼巖等訶公陰事欲
陷焉未及發而昶先事受誅會司天臺災翼巖上書言事欲
以中公而昶上洞其奸切責翼巖斬之窮治黨與盡得其與
昶通謀狀上不嫌於丞相李善長而憲使凌悅因彈之公
爲營救上曰是數欲害汝汝乃爲之地耶汝之忠勲足以
任此矣公首觸地曰是如易柱須得大木若束小木爲之將
速顛覆如臣驚鈍尤非所堪上怒乃解洪武改元上登
大寶拜公御史中丞時定處州七縣稅額計臣謂比宋制畝

加五合上特命青田縣糧畝止五合曰使劉伯溫鄉里子
孫世世爲美談也上幸鳳陽使公居守公志在澄清天下
上言宋元以來寬縱日久當使紀綱振肅而後惠政可施也
乃命憲司糾劾無所避公因案中書省都事李彬不法事罪
當死而李善長素善彬請緩其事公竟奏誅彬由是與善長
大忤力請歸鄉里臨行奏鳳陽雖帝鄉非建都之地王保保
雖可取然未易輕舉也已而定西失利王保保竟走沙漠
上益思公言手詔敘公勲伐召赴京師同盟勲册公至賜賚
甚厚贈公祖公父爵皆永嘉郡公累欲晉公爵而公固辭不
拜上知其至誠不强也時上謀所相首楊憲次汪廣洋

次胡惟庸公皆謂不可

上乃曰是無逾先生矣公曰臣豈不自知况臣疾惡太深又
不耐繁劇爲之祗孤大恩耳天下何患無才願明主悉心求
之如目前諸人臣誠未見其可也三年七月授弘文館學士
十一月進封誠意伯四年正月賜歸老於鄉八月

上手書尅期間天象事公條具以奏大意謂霜雪之後必有
陽春今國威已立自宜少濟以寬

上嘉納之以付史館公所奏記諸如此類率焚其草人莫得
其詳也初甌括間有隙地曰談洋界於福建之三魁元末頑
民鬻販私鹽因挾方寇爲亂久之不靖公言於 上設巡檢

司容之而頑民猶復逆命適茗洋逃軍周廣三反吏匿不以
聞公令長子璉赴京奏之不先白中書省而逕詣 上前時

胡惟庸主省事怒其不白也而重以舊怨悉刑部尚書吳雲
詠老吏許公謂謀談洋爲墓地而弗得也而建議立司以播
遷居氓激之爲變 上素知公置不問又請逮璉置獄復不

許於時非得 上渥眷公且族矣北公入朝惟引咎自責先
是楊憲敗而相汪廣洋未幾貶廣東乃相惟庸公大感曰使
吾言不驗蒼生之福也言而驗者其如蒼生何遂憂憤增疾
蓋八年正月云惟庸以醫來飲其藥至再有物積腹中彭彭
如拳石公遽白 上而疾遂益篤三月 上知公且不起御

製文遣使馳驛送之歸歸一月而薨公生至大辛亥六月十五日薨於洪武乙卯四月十六日享年六十有五以是年六月葬於夏山之原所著有郁離子十卷瓊齋集二十四卷寫情集四卷犁眉公集五卷皆傳於代公初與同郡葉景淵胡仲淵章三益金華宋景濂以德執相慕尚至居官任政則各行其志俱以功名顯於世而公與宋公又以文章爲當代稱首云公生平剛毅慷慨有大節每論天下安危則義形於色與人交洞見肝腑至義所不直無少假借雖親之者以此而忘之者亦以此惟上察其至誠任以心膺公以爲不世之遇知無不言每遇急難勇氣奮發計畫立就儔輩莫能測也

累贊大功 上嘗臨朝稱之公輒逡巡謝家居惟飲酒奕棋未嘗一齒前事每天象有變則累日不憚蓋志念深矣

上天威嚴重惟公抗言直議不以利害自怵 上亦甚禮之常稱爲老先生而不名時曰吾子房也又曰居則每匡治道動則仰觀乾象以至讞獄審刑罰之中議禮新國朝之制運籌決勝功實茂焉又曰每於閑暇之時數以孔子之言道予是以頗知古意此其知遇之隆世寧有儷哉廷臣以過被譴公密爲救解其人知而謝之輒拒不納其人不知卒亦未嘗言也公之將薨也以天書授璉使服闋奏進且戒之曰勿令後人習也復命仲璟曰胡惟庸在位欲奉遺表無益也敗後

誠意伯文集
上必思我倘有問以遺疏密奏之其略以修德省刑所天永
命且爲政寬猛如循環耳諸形勝要害之地宜與京師聲勢
連絡惟

聖明留意 上益念之公初娶富氏封永嘉郡夫人繼娶陳
氏章氏陳生子男二長璉由考功監丞任江西參政卒於官
次仲璟授閣門使

賜除奸敵佞鐵簡侍 朝尋陞谷府左長史提督 肅遼慶
寧代谷六王府軍務 成祖時死事別有傳公以中毒死

上深閔其冤乃命長孫薦世襲伯爵給之金書鐵券後 文
皇帝北征沙漠定鼎燕都而薦子幼弱不能赴 闕遂停祿

爵至景泰間七世孫劉祿始授翰林院世襲五經博士孝宗
時九世孫劉瑜授處州衛世襲指揮使立祠本郡蓋數用言
者所請云至嘉靖間後納郎中李瑜下禮兵二部議大略曰
基當草昧之初首識 真主金陵謁帝動中機宜觀其陳天
命之有在斥僞主爲不足事舍安慶而徑拔九江欵仕誠而
急攻友諒江南大勢已定於此其後屢從征伐觀天察象設
策運籌知無不言言無不驗仰副順天應人之舉翊成撥亂
返治之功我

高皇帝延攬豪俊創造丕圖雖一時佐命之臣並軌宣翼而
贊畫帷幄之奇謀恢復中原之大計往往屬之基故在軍有

子房之稱剖符發孔明之喻功臣廟廡旣圖其跡青田邑租
復減其科推基之功於 國家豈有量哉蓋思創造之難則
當隆佐命之恩修社稷之功則當篤延世之賞况翊運開基
勲業炳烈如基者哉奏上報允遂進公配享於 太廟乃復
瑜伯爵世世承襲焉公臨終戒子孫毋仕且不利九世方興
至今若合左券云徹鄉里後進伏讀功臣翊運諸錄而景公
之勲烈讀郁離子諸集而慕公之文章夜且皇皇恒思執鞭
而不可得茲其孫世延篤厲操尚繩其祖武恐芳懿之不彰
也而繆以隧道之碑見屬卽不文庸何敢辭銘曰於惟掌書
樂善好施雨雪分餉閭閻稱慈無辜被錄百千其徒何以拯
之爰火其居我也無棲人則釋誅篤生孫子爲時鉅儒武繼
韜鈴文富詩書璣衡洞燭囊括寰區元失其馭四國卒瘁如
鼎斯沸莫赤匪狐乃有 真主應天受符間闕草昧翼龍以
飛運籌帷幄以張以弛天牖其衷人罔攸窺群雄竊據次第
芟除大命旣集戎胡卒逋

帝曰汝功汝侯汝公公曰天眷微臣曷庸功成身退從遊赤
松 帝寵其直人嫉其忠奄殞非命實恫 帝衷丹書錫爵
賞延不窮厥惟胤子忠孝彌崇均輸大節益闡丕風嗣傳式
徵謂天菁菁爰有封章頻額九重 哲后攷德宗工記功乃
集廷議報稱宜隆侑享 太廟俎豆春容君臣一體祀典攸

同於萬斯載嗣續公封百爾圭裳胥慶厥逢公文日星公烈
華嵩旣載旂常亦銘鼎鍾孰是不師孰是不共况也梓里奕
世其風渺予小子夙夜欽崇不腆者詞曷責立宮庶托貞珉
光昭罔終

皇明隆慶元年歲次丁卯春二月望日

